

# 泉水虽揪心，游客也爆棚

## 趵突泉昨迎客8万，比去年同日翻番

清明小长假进入第二天，无论市区还是郊外，各大景区都迎来客流高峰。虽然近日泉水水位持续走低，但是游客热情丝毫不减。南山部分景区的赏花客更是比长假首日翻了一番。

本报记者 唐园园 万兵



3日，趵突泉泉池平静如镜。 本报记者 周青先 摄



九如山一片花海，吸引不少赏花客。 本报通讯员供图

## 泉水游火爆，趵突泉客流是去年同日两倍

清明假期第二天，随着气温的回暖，济南市民的出游热情更加强烈，市区各公园景区也迎来假期的客流高峰日。3日上午，大明湖景区东门的售票处已经排起了长队。记者看到，出游的市民绝大部分是年轻人和带孩子的家长。

“幼儿园老师布置的作业是带着孩子找春天，正好今天天气不错，带着孩子来大明湖找春天。”市民韩女士说，目前大明湖内湖面波光粼粼，春意乍现，园内红的，黄的花儿都开了，柳树也发出嫩绿的新芽。

下午三时，大明湖西南门附近道路上的车辆，从趵突泉、五龙潭到大明湖一路，拥堵十分严重。在大明湖路车辆拥堵有百余米，而在趵突泉北路同样拥堵，路上还有许多行人。

“原本只需要10分钟的车程，硬是走了半个小时。”王女士告诉记者，从大明湖西南门出来后，她用手机软件叫了一辆车，手机上显示自己离司机只有百十米的距离，但是软件却显示要等10分钟。在等到车后，由于堵车，回家的时间被延长了三倍。

据天下第一泉景区的统计数据，5日大明湖共有11万人次的客流量，其中老区5万人次，新区6万人次。五龙潭景区和环城湖内湖面波光粼粼，春意乍现，园内红的，黄的花儿都开了，柳树也发出嫩绿的新芽。在趵突泉，截止到下午4时，景区内仍然是人头攒动，在趵突泉泉池和海豹泉池前，都挤满了游客。想要靠近泉池赏泉水，都得挤一挤。

3日下午记者看到，趵突泉的水位喷涌情况确实不容乐观。原

本应喷涌的泉眼，现在只是在水面上荡起涟漪。黑虎泉泉池中东西侧的喷头只是流着“哈喇子”。

“看到泉水景观确实有点吃惊，也有点失望，但对出游心情没有受到影响。”从临沂过来的游客刘先生称，济南春天的气候和景观都让这次旅行可圈可点，“等到泉水喷得好的时候再来一次呗。”济南市民宋女士也称，每年这个时候，泉水水位都会比较低。“我们也没有必要太纠结苛责泉水，出来玩儿就玩好，景区的景色不错，泉水水位低也是自然规律嘛。”

天下第一泉风景区相关负责人介绍，3日趵突泉景区迎来8万人次游客。这一客流秒杀之前的假期客流，去年清明假期第二天，趵突泉的客流是3.5万人次，仅为今年的一半。

## 山花开得美，赏花客都来花海“打滚”了

小长假进入第二天，各大景区都迎来出游高峰，其中赏花客占了一多半。“今年春天来得比去年稍晚，一些山花开放时间也有些延后，碰巧就赶在了清明节这几天势头正盛。”九如山工作人员程春霞介绍，尽管这两天天气有点冷，但一夜之间，山里大面积的迎春、连翘等纷纷绽放，夹道一路金黄，蔓延至山顶，吸引了大批省内外游客来九如山赏花踏青。

小长假首日时，很多人可能

还在赶回家的路上，但到了长假第二天，赏花客们就集中出动了。“第一天游客量大约7600人，第二天翻了番，达到了15000人。”程春霞介绍。在赏花客中，家庭游客是主力。此外，省内的淄博、聊城等地市以及省外的天津、秦皇岛等地都有不少游客来南山赏花。

此外，平时学业繁重的学生族也成了近郊游的一大群体。九顶塔景区迎来不少小游客团体，其中既有外地电视台组织的小记者团前来采风，也有一些培训中

心来此开展户外课堂。“春天出游带着孩子出来玩，能放松一下，还能多认识不少自然界的植物呢！”带孩子踏青赏花的许先生表示。

据济南市旅游局工作人员介绍，以家庭自驾游为主要出行方式的出游群体带动了城市近郊游，许多市民和外地游客选择前往南部山区各景区。随着气温回升，乡村旅游也开始升温，不少人纷纷走进近郊乡村旅游点，领略乡村风光、品尝农家美食、体验民俗风情。

## 济南战役时抱炸药包炸敌堡，牺牲后家人不知葬在哪

# 苦寻40年，七旬老人终于“见到”烈士父亲

4月3日，74岁的老人梁涛然从东营来济南祭拜烈士父亲。年已七旬，他却只是第二次在父亲碑前祭拜。梁涛然的父亲梁师贵牺牲于济南战役，限于当时的信息条件，梁涛然多年来一直不知父亲安葬地。直到2015年，苦寻40年的梁涛然终于在济南市历城区革命烈士陵园找到了父亲墓碑。

本报记者 王杰  
实习生 刘朋超

## 父亲抱炸药包炸敌堡 牺牲后却不知葬在哪

3日上午，梁涛然一家从东营赶到历城革命烈士陵园祭拜自己的烈士父亲。梁涛然说，自己4岁那年父亲参军后便再没有回家，自己记忆里对父亲的印象就是：“一个扛着枪，高高大大的背影。”后来民政部门给自家送来了烈士证，并没有具体说父亲到底安葬在什么地方。

据梁涛然介绍，父亲梁师贵1923年生于荣成县常家庄村。1947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第九纵队，在纵队特务营先后任战士、班长，并随部参加莱芜战役、孟良崮战役、胶东保卫战、潍县战役等。1948年9月，梁师贵随第九纵队参加济南战役，担任攻打城东的战斗任务。战斗中，梁师贵身抱炸药包攻炸敌人地堡，不幸壮烈牺牲。

“父亲《烈士证》上记载的牺牲地点是胶河战役，可济南并没有‘胶河’这个地方。而且大伯父跟我父亲一起参军打仗，他跟我说，九纵攻打城东时，他亲眼看见父亲抱着炸药包往上冲。”除此之外，与梁师贵同部队的邻村复员军人也告诉梁涛然，他的父亲牺牲在攻



梁涛然(中间白发者)一家在碑前默哀。 本报记者 王杰 摄

打城东的战斗中。至此，梁涛然确定父亲牺牲的地址被写错，牺牲地是在济南。

## 苦寻40年，终在 历城烈士陵园找到墓碑

1974年，梁涛然退伍后分配至东营。安定后，他决定到济南寻找父亲的遗骨。因为没有任何头绪和线索，他只在济南革命烈士陵园烈士墓区一排排查看墓碑上的名字，但苦找几

天，一无所获。

此后，只要有机会到济南出差办事，梁涛然就必定跑到济南英雄山革命烈士陵园。每次来，他都会仔细地搜寻《烈士英名录》，然而始终没有找到“梁师贵”的名字，“我一度以为，父亲被当做无名烈士安葬，每次来，我就在英雄山革命烈士纪念馆前给父亲磕三个响头。”

1998年清明节，梁涛然再次来到济南英雄山，巧遇原东野九纵扫墓团来济南为烈士扫

墓，扫墓团有一本原九纵济南战役牺牲的烈士名单。“这份名单的第三页上写着：梁士贵，27岁，荣成县凤山区昌家庄村人。”“梁士贵”与“梁师贵”差一个字，同音不同字；而且，荣成县凤山区没有“昌家庄”，只有常家庄，也是同音不同字。

直到2015年，梁涛然再一次来济南寻找父亲墓地。民政部门通过济南市烈士查询系统查找到“梁士贵，山东荣成凤山区昌家庄，安葬地历城革命烈士陵园”。

## 时间让线索断裂 寻亲的越来越少

虽然是在70年之后才“见到”自己的烈士父亲，但相比那些还没有找到亲人的烈属，梁涛然是幸运的。“目前陵园里共有801位有姓名的烈士墓碑，但只有为数不多的烈士找到了家人。大多数墓碑还是没有亲人来祭拜。”在历城革命烈士陵园专门负责烈属寻亲工作的芮军说。

“烈属寻亲的难点主要在信息搜集上，这需要普查济南周边全部烈士陵园上的全部墓碑，详细登记每个墓碑的位置信息。”据济南市民政局工作人员介绍，自2009年始，济南市民政局便要求全市各大烈士陵园对园区的烈士墓碑信息进行统计，包括烈士姓名、籍贯、牺牲地点、安葬地点等，“汇总工作已经完成，输入烈士姓名，相关的信息，安葬地都有记录”。

芮军负责烈属寻亲工作已有三年，“寻亲的一年比一年少。”芮军说，寻亲电话从最初的一天十多个，减少到现在几天一个。“清明节前后打电话寻亲的多一些，平常少得可怜。”

寻亲的越来越少，芮军称，主要原因还是大多数寻亲的家属都是第三代寻找爷爷，而第三代掌握的相关信息往往都很少。“这些烈士的战友大多都已经不在了，知道相关情况的已经越来越少了。”